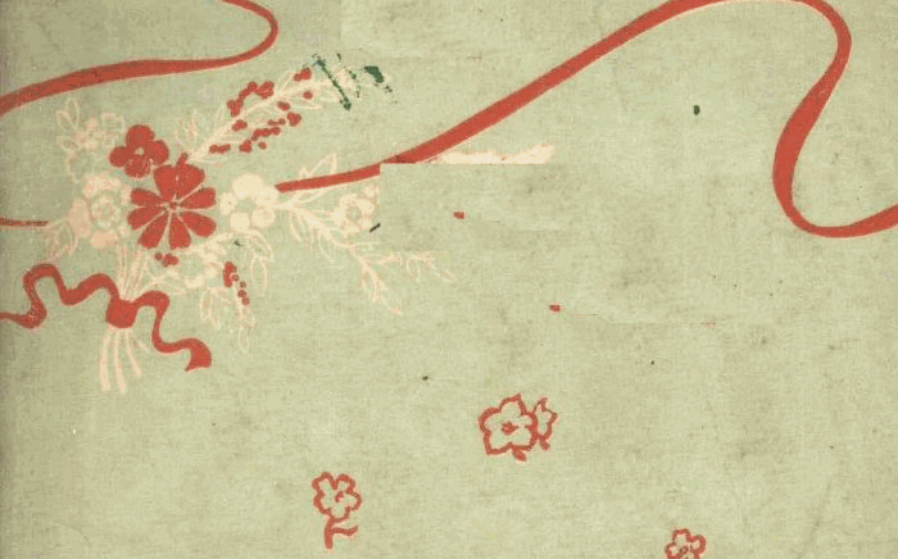




演唱作品丛书

歌剧集

迎亲亭

出发之前 数九春风

章明编剧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迎 亲 亭 (小型喜歌剧)	章 明編劇 汪 声裕作曲	(1)
出发之前 (小型歌剧)	章 明編劇 李 良作曲	(52)
数九春风 (小型歌剧) ... 章 明編劇	刘維忠 李 良作曲	(92)

迎 亲 亭

(小型喜歌剧)

章 明編剧

汪声裕作曲

时：现在。

地：海南島五指山中。

人：男勘探队员（男）。

女勘探队员（女）。

下放的农科大学生（农）。

黎族姑娘（黎）。

县商业局长（商）。

探家的军官——上尉（尉）。

战士——上等兵（战）。

景：五指山之春。千山迭翠，万木争荣，繁花满树，绿草如茵。上边，云雾缭绕之处，可见五座高峰，并肩耸立；下边，一条闪闪发亮的公路，盘旋出没于山林和梯田之间，一直伸展到舞台前部来。

这里是公路分岔的地方。公路从左边来，分为两条，一条沿山伸向右边，一条绕过一座小石崖，急转下坡，向左伸展开去。路旁有几株高大的椰子树。

舞台右部有一座用茅草和椰叶盖成的凉亭，式样雅致大方。亭正面有匾，题曰“迎亲亭”。亭畔有一丛芭蕉和一株盛开着红花的木棉树。

从舞台的左后部公路上场的角色，由于有石崖和花木遮掩着，看不见凉亭。

〔幕启，场上无人，空山鸟语，悦耳动听。〕

〔幕后歌声——序曲：〕

五指山中春常在，
百鸟和鸣百花开，
香风吹遍盘山路，
四方的客人上山来。

劝君莫道行路难，
深山也有亲人在，
路旁亭中一席话，
主人客人尽开怀！

〔男、女勘探队员背行囊自左上。〕

男、女：（同唱）

涉万水，走千山，
勘探队员不怕难，
三山五岭都走遍，
今天来访五指山。

海南島，五指山，
花团錦簇春无边，
五座奇峰撐天起，
一顆明珠海中間！

五指山，万宝山，
滿山宝石亮閃閃，
踏破鉄鞋无覓处，
得来就在这大路边。

〔用小錫頭敲路旁石头，取样品放入囊中。〕

女：（眺望）呵！真美呀！一片花山树海！——这才二月天哪！

男：人們說海南島是常春之島，名不虛傳！

女：我們从北京动身的那天还下着大雪。

男：可这儿到处都是花！

女：真是花山花海花世界！就好象走进了童話里面一样！

男：我們到过华山——

女：雄伟！

男：到过黃山——

女：秀气！

男：到过井岡山——

女：壮丽！

男：如今这五指山——

女：神奇！

男：好一个神奇！我們的女詩人又要写詩了吧？

女：我可写不出来。不过我想起了一首古人写海南的詩。

男：怎么写的？

女：“海南风光別一家，四时杨柳四时花，寒来暑往无人会，只看桃花紀岁华。”写得好吧？

男：好是好，可海南有个特点还没写出来。

女：什么特点？

男：特別的热！（脫衣服）这一身的汗！

女：我也是。海南是亚热带嘛，当然热。

男：（搖水壺）水也喝光了。要是现在有一杯冰冻汽水，那才棒呢！

女：你就知道汽水！要是能找到一个村庄，喝一盞清香的山茶，那才有意思哪！

男：咱們別在这儿望梅止渴了，走吧！

女：走！

男：
女：（繼續前行，唱）

海南二月似火蒸，
路上行人汗淋淋，
峰迴路轉現奇景，
眼前閃出一座亭。

女：一座凉亭！

男：“迎亲亭”。这儿有茶水！（奔入亭內，斟一杯給女，自己痛飲兩杯）喝，又清又凉！

女：又香又甜！

男：真比汽水还强！

女：这阵风吹得真舒服！

男：好凉快！

女：（欣赏亭前景色）左边是木棉。

男：右边是芭蕉。

女：桌上有茶水。

男：架上有书报。

男：这座凉亭真好！

女：这墙上还有一首题诗。

男：题目是“迎亲人”。我来念。（欲念又止）还是你来吧，我不是诗人呵！

女：去你的，念吧！

男：（朗诵）

亲爱的同志们，

您是深山探宝的勘探队员，

女：对呀，我们正是！

男：（继续朗诵）

还是开发宝岛的建設大軍？

您是寻亲訪友的远方客人，

还是下放基层的普通一兵？

欢迎您，亲人们！

请您在这儿停一停，

喝一杯山中泉水，

吹一吹林間清風。

女：好呀，謝謝了！

男：（繼續朗誦）

如果您迷失路途，
我們會給您把路徑指引；
如果您行李過重，
我們愿送您一程；

女：你們太好了！

男：（繼續朗誦）

如果您還有別的困難，
我們愿和您共同來坦承。
請講吧，同志們，
我們都是建設邊疆的革命戰士，
我們生活在祖國溫暖的大家庭！

女：真是太動人了！我要續上几句！

男：洗耳恭聽。

女：（朗誦地）

在這人煙稀少的萬山叢中，
是誰的聲音這樣親切、殷勤？
叫行人忘記了旅途的勞頓，
叫青山也顯得脈脈含情！

男：好！

女：同志，您是誰，您是誰，我們不曾見面的親人？

男：他們的名字叫“五指山人”。——這后邊署着
、名呢。

女：“五指山人”？那一定是黎族同胞了。

男：那可不一定，五指山里也有苗族和汉族呢。

女：（在桌上发现一张纸条）哎，这儿有一张字条。

（念）“亲爱的客人们，如果您有困难要我帮助，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男：这是谁留的？

女：下面写着：“凉亭主人”。

男：“凉亭主人”又是谁呢？

女：咱们坐下歇一歇吧，我一定要看看这位好客的主人究竟是谁！

〔二人坐下休息。女掏出钢笔和小本，抄录墙上的题诗。

〔下放的农科大学学生戴着眼镜、背着很大的行李卷、提着提包自左上。

农：（唱）

一肩行李呀万重山，
奔赴农业第一线，
我汉族人愿把黎族变，
生长在广州市落户五指山！

五指山哪花果山，
森林如海不见边，
橡树成材香茅绿，
槟榔椰子舞翩翩。

五指山哪米粮山，
清清的泉水灌梯田，

眼望稻秧生壮志，

要叫山山献高产！

〔走入凉亭。男、女起立相迎。〕

男：同志，辛苦了，歇歇吧！

女：不辛苦，謝謝！（放下行李，看亭子）好一座“迎亲亭”呵！

男：（递给他一杯茶）同志，請喝茶。

女：（接茶）不敢当，謝謝！（发现墙上的題詩，念）
“亲爱的同志們，您是深山探宝的勘探队员，（默念）还是下放基层的普通一兵？……（默念）……生活在祖国温暖的大家庭！”好呀！真是聞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聞名！（誤以为男是凉亭主人，热烈地与之握手）同志，你們真是太好了，我十分感动！（唱）

祖国处处是家庭，
天涯海角有亲人，
迎亲亭上一首诗，
字字句句动我心！
到此就象到故乡，
见你們就象见乡亲，
边疆山好水也好，
好山好水好主人！

男：同志，我——

女：你是畅好大队的队长？

男：畅好大队？我不是——

农：支部书记？

男：不——

农：会计？出纳？教员？医生？

男：不，不，都不是！

农：那——你别说，我能猜着！

女：同志，他和你一样——

农：（大喜）哦！你和我一样，也是下放干部，农业技术员！我们是同行！（高兴得要拥抱他）好呀！同志，五指山地方这么美好，人这么可亲，让我们好好地干上一番，把先进的农业技术献给黎族同胞，把山区彻底开发起来！

女：（向男）这位同志真热情！

男：他也是一位诗人！（向农）你说得对，对！不过，同志——

农：（拦住他）你不用说了。我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暂时艰苦一点，那没什么！山区嘛，要往前看嘛！

女：（忍笑）同志，你闹误会了。

农：误会了？你不是说他和我一样吗？

男：对，我和你一样。是——

农：和我一样？那就对了嘛，农业技术员！

男：（旁白）咳，干吗非得是农业技术员！（向农）我和你一样，不是这儿的主人，也是客人——

农：客人？——哦，对嘛，外来的。

男：咳，什么外来的！——哦，是外来的。

农：对嘛，下放干部全是外来的。

男：（向女）我没法儿说清楚。你来吧。

女：（向农）下放干部全是外来的，可外来的不全是下放干部呀！

农：呵，他不是下放干部？

男：不是。

农：你不是农业技术员？

男：我根本没有搞农业。

农：呵，咱俩不是同行呀！

男：差得老远哪！

农：那，你是？

男：中央地质部的勘探队员，从北京来的。

农：哦！闹了半天！误会了，误会了，对不起，对不起！

男：没关系，没关系！

农：你原来是首都来的远方客人，比我还远得多！

男：你从哪儿来？

农：从广州来。华南农学院刚毕业，自愿报名，下放海南。

男：好呀，你辛苦了！

农：你更辛苦了！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找矿苗，探富源，这太重要了！

女：农业是基础，你的工作更重要！响应党的号召，翻山过海，奔赴第一线，来到这山区——

农：（又有点誤会了）哦，同志，你大概是这畅好大队的——

女：（赶紧拦住他）不，不！我也是勘探队员，和他是一起的。

农：哦，哦，对不起，对不起！（坐下擦汗）哎呀，这可麻烦了！

男：怎么？
女：

农：我要到红旗公社畅好大队去报到，迷路了。三岔路口，走哪一边？

男：你没有跟人打听打听？

农：打听了。人们都说：你顺着公路往前走，三岔路口有一座迎亲亭，亭里有一位好主人，他会给你带路。

女：对，这儿是有一位“凉亭主人”。

农：他到哪儿去了？

男：（给他字条）你看，他一会儿就来。你先休息一下，等一等吧。

〔农坐下喝水。〕

〔幕内传来嘹亮的山歌声——用海南话唱。〕

进山看见藤缠树，

出山看见树缠藤，

爹亲娘亲儿女亲，

亲上加亲解放军！

农：这是黎家山歌。

女：优美动听！

男：就是听不懂。

〔黎族小姑娘穿着绣花襦裙，戴着银饰自右跑上。她手里捧着花苗树苗，肩上扛着小锄头，走进亭来，向大家笑了笑打招呼，然后在凉亭旁边刨地种花。〕

农：（为了慎重起见，向男）大概，这位黎族小姑娘就是凉亭主人吧？

男：我看差不多。

农：这回不会闹误会了吧？

女：不会吧。

农：（走过去）小姑娘，你好！

黎：（用普通话）你好！

农：你就是凉亭主人吗？

黎：（猜了半天，笑，摇头）窝拔！（海南话：不懂）

农：这座亭子是你們修的吗？

黎：（笑，摇头）窝拔！

农：我要到畅好大队去，该怎么走？

黎：（笑，摇头）窝拔！

农：“窝拔”是什么意思？

男：我也不懂。

女：也许这是黎族话？

农：（一面说，一面做手势）这座凉亭，是你們修的吗？

〔商业局长挑货郎担自右暗上，站在山坡上看。〕

黎：（猜到了农的意思，笑，摇头）窝嗒！该邦滚丢该！

农：“该邦滚丢该”？这可就更没门儿！

黎：（见大家不懂，很着急，用海南話唱山歌，舞蹈）

大軍不亲誰个亲？

过洋过海来相认，

开山劈岭筑金路，

披荆斩棘修凉亭。

麻不（懂不）？

众：（摇头）

女：黎族同胞真是能歌善舞！

男：她做端枪的动作干嗎？

农：也許她是女民兵。

女：我来問吧。（拿出字条給黎看）小姑娘，这是你写的嗎？

黎：（誤会了，笑，連連点头。唱山歌，舞蹈）

大軍不亲誰个亲？

椰林处处讀書声，

教了写算教歌舞，

秧歌扭到新黎村。

农：她怎么扭起秧歌来了？

女：黎族姑娘扭秧歌，多有意思！

男：你記下吧，这可又是写詩的好題材！

农：还是我来問吧！（做手勢）小姑娘，我是下放到你們公社的农业技术員，农业技术員，懂嗎？耕田、插秧、割禾，我都会，請你帶我到暢好大队去！

黎：（又誤会了，笑，点头，唱山歌，舞蹈）

大軍不亲誰个亲？

軍民下田同耕耘，

幫咱种起丰产田，

丰收会上鬧盈盈！

农：这又是什么意思？越唱我越糊涂！

〔黎见大家不懂，急得頓脚。女上前拉她到亭內坐下，給她倒茶。〕

女：小姑娘，你歇歇吧，謝謝你給我們表演了一段美妙的歌舞！（向男）虽然沒听懂，可是情緒我体会得到。

男：什么情緒？

女：她是在热情地歌頌什么人。

男：我可体会不到。我是“音盲”兼“舞盲”。

农：“音盲”“舞盲”倒没什么，我更糟糕，我是“話盲”！

男：“画盲”？——哦，你不懂得图画？

农：不！我不懂得这儿的土話！——看起来，这方言問題，就是我下放的头一关！

〔商业局长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商：（走下来，对农）对呀，这一关你可要好好地攻呀，小伙子！不过，有决心也不难！

〔众一惊，商笑盈盈地走入凉亭，放下担子，黎热情地迎上去。〕

黎：老杨同志！

商：阿兰！

众：你是——？

商：我嗎？嘿嘿！（唱）

山里人见我喊老杨，
肩挑担子走四方，
出了黎村奔苗寨，
下了东山上西崗。

城里的百貨我送上山，
山中的土产我收购忙，
要問我的姓名和职务，
五指山中的老貨郎！

众：老貨郎？

商：对，老貨郎。一副担子两个筐，售貨員兼收购員。这一头是百貨公司：毛巾汗衫，針綫剪刀，盐茶醬醋，牙刷牙膏；这一头是收购站：紅藤白藤，桂皮麝香，胡椒辣椒，椰子槟榔。

众：呵呀，老貨郎！你辛苦了，快歇歇吧，喝茶！
〔黎給商倒茶。〕

商：不客气，不客气！看样子，諸位都是远客。
（向男）你——？

男：我們是勘探队員，北京来的。
女：

商：首都来客，欢迎欢迎！（向农）技术員同志从哪儿来？

农：广州。

商：是一位大学生？